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吳越王錢俶遣使來賀即位自是歲朝貢

開寶七年冬十月伐江南詔加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

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遣判官黄夷簡入貢帝謂之曰汝歸語元帥江南倔彊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遂有是命

八年夏四月吳越王俶既受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攻其關城又敗其軍於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

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上帝優詔褒之

九年二月吳越王俶來朝先是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叙昆弟之

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黄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己酉吳越國王俶來朝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惟

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俶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丁亥詔封俶為淮海國王授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為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緦麻已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八年十二月俶改封漢南國王罷天下兵馬大元帥
端拱元年八月戊寅俶生辰帝賜燕是夕暴卒　陳洪進
者故清源節度使留從效牙將也建隆三年三月從效
卒子紹鎡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鎡夜召與燕洪進
誣紹鎡謀附吳越執送於唐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
後而自為副使已而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
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
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為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

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户而鎻之使人叩門而言曰郎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辛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爲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莅事衆皆賀即日遷漢思别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於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

乾德二年二月改清源爲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歲貢多厚斂於民二州甚苦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　洪進後從平太原封岐公雍熙三年卒

平北漢

太祖建隆元年夏四月北漢主劉鈞自將兵至潞州赴李筠筠兵敗北漢主懼引師歸　八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勲焚北漢平遥縣俘獲甚衆晉州鈐轄荆罕儒復率

衆攻汾州為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帝
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三年二月北漢侵潞晉守將擊走之
乾德元年秋七月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鑾等謀逆
伏誅辭連其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為汾州刺史尋
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𤬪婦通
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娶之將立為妃常以所出非偶
恐貽笑隣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

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死非其罪國人憐之　八月王
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為平晉軍契丹救之不及
九月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洺州防禦使充西山廵檢
郭進救却之進御下嚴殺帝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
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
訟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
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
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

進即以聞乙還其職帝從之　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為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顒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為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為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契丹主以書貽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為子隱謝之初北漢與契丹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留羣臣悉以使北為懼北漢主乃命從子侍衛親軍使繼文請命亦

被拘繼文崇之嫡孫㓙梧有氣局沈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

二年二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勲侵北漢遼州克之初繼勲屢敗北漢兵至帝遣曹彬會繼勲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勲大敗北漢兵於遼城下北漢遼城刺史杜延韜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於繼勲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　三月北漢耀州團練使周審玉等來降

四年北漢復取遼州

五年北漢將閻章樊暉各以砦來降

開寶元年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初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為不對至是病篤召無為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無為初不助己且患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踈之　八月戊辰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初帝嘗因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

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謂諜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勲等以禁軍伐之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扼團北谷寨至銅鍋河李繼勲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

下焚延夏門　九月北漢主欲逐郭無為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還走霸榮以刃揕其背殺之無為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為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為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宗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為

不從以繼元昜制遂立之　十一月北漢主遣使告即位於契丹且亡師契丹主遣塔魯將諸道兵救之帝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别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帝使諜者惠璘偽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詐使為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即奔赴至嵐谷㑹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為鞫之無為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姦狀上告無為怒并超斬之

以絕亡李繼勲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晉絳二州　北漢主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於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羅遍辱無復孑遺世祖十子鎬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二年三月帝以李繼勲等師還無功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

重之帝不聽命繼勲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勲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帝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為痛哭於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衆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　夏四月契丹

復救北漢帝度其必由鎮定故太原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遇契丹兵於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陣於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餘人帝命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　閏五月壬子帝班師時契丹主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

晉祭盡心固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壁門將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謀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廷翰請先登帝壯之俾率衆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帝師頓於甘草池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

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於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太原之圍南城為汾水所陷郭無為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為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為行至北橋值風晦冥而止至是閹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為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

三年春正月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

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勳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為平章事李弼為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為代州刺史李弼為憲州刺史　是年北漢主以僧繼顒為太師兼中書令繼顒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柏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

四繼顒自督所獲即倍於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顒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六年十二月北漢主殺其弟劉繼欽初北漢主為大內都檢點父鈞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帝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計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儔

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九年八月帝令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師還先是帝嘗微行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以為然故雖連年攻伐至城

下輒退師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庚寅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賛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彦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　二月甲子帝自將伐漢三月乙未漢求救於契丹契丹遣耶律沙為都統廸里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都部署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

廸里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廸里等皆死會耶律色珍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為姦利進不能禁屢形於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凌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帝發鎮州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軍使解暉折彥贇等先

發兵圍之繼遣尸勲往城遂陥　庚午帝次太原時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絶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陥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　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鋭攻不可過帝猶慮城陥

害良民麾兵少却五月甲申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勲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五月甲申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勳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揮以下官有差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

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陳邦瞻曰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薊其不能取燕薊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與周世宗謀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後乃及太原蓋燕定則太原直囙中兎耳將安往哉太祖趙普雪夜之言亦朴遺意也太宗一日忘其本謀急於伐漢盡銳堅城之下僅能克之師已老矣復議攻燕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一敗而没世不振再舉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勢倒行求前以致顛蹶

也

契丹和戰

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主賢命其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契丹乃使格什古星什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　秋七月遣閤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契丹報聘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耶律敞會葬太

祖山陵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帝曰仲甫逺使絶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

四年春正月帝伐北漢契丹遣達噶拉美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

如故不然惟有戰耳自是和好中絶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五月庚子遂發太原　六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厚徳亦以城降庚午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希達軍於城北帝率衆擊走之壬申命宋渥崔彦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　秋七

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備禦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格救燕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於高梁河沙敗將遁休格兵適至與耶律色珍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格追至涿州帝怨乘驢車走免丧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　乙巳帝至自范陽　九月丙午契丹冦鎮州

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是時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格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格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於前崔彦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格整兵而退

五年三月契丹兵十萬寇鴈門代州刺史楊業領麾下

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駙馬侍中蕭繂里特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業本北漢節度使劉繼業爲漢主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招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復姓楊氏止名業拜代州刺史時以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契丹主賢入寇圍瓦橋關官軍陣于水南耶律休

格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格追至莫州　十一月己酉帝自將禦契丹戊午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欲復伐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帝以劉遇曹翰為幽州部署遂還京　時廷臣多迎帝意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䟽曰方今海内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臣愚以為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粟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

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頻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

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内以養外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勤民内治既成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帝嘉納之

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

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　契丹主遷國以耶律休格為裕悅裕悅契丹至貴之職也休格智畧宏遠善料敵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塞靜戎二軍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衆復改靜戎軍為安靜軍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渤海本高麗别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為東丹府時帝

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竟無至者帝後復遣使如高麗諭令發兵西會高麗亦不能應

七年九月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德讓耶律色珍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努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為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博郭濟總領山

西諸州事耶律休格為南面行軍都統

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寅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為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於是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　三月癸酉曹

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將賀斯敵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於新城東北丁丑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衆來拒重進陣於東命部將荆嗣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殺獲甚衆挑戰數日敵勢頗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令延美列隊平川别遣二百

人執白幟于道側詞以所部疾馳往闘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　丁亥潘美自西陘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　夏四月己酉田重進戰飛狐北再破之殺其二將趙普上疏曰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薦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

煩戰鬬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茍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内地先困邊境漸涼彼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於此際或誤指蹤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寇不報　五月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格戰於岐溝敗績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

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

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兵之

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格兵少不敢出戰

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鋭張其勢

又設伏林莽以絶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

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

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

接俟美盡畧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

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格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駞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退休格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格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

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爨聞休格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死之休格請兼勝畧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格為宋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色珍將兵十萬至定安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色珍追及戰於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蔚州令圖與潘美帥

師往救與色珍戰於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色珍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兵敗于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内徙時耶律色珍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為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乃引兵

自石趺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强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色珍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達蘭伏兵於路業至色珍擁衆為戰勢業麾幟而進色珍佯敗伏兵四起色珍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

村伉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没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希達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

續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色珍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佚名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秋七月庚午以曹彬等違詔失律各貶官有差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

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知定州　丁亥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事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十一月壬寅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格為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格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於君子館天方盛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

兵屬李繼隆為後援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格謀紿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格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格據胡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鬬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

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懐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且貽中國之害　壬子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

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衮特爾格宫使蕭達哩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筭

四年春正月丙戌詔行營將士戰敗潰散並釋不問緣邊城堡備禦有勞者具以名聞録死事文武官子孫竊河北雍熈三年以前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所

過二年餘一年　二月繕治河北諸州軍城隍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鬭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端拱元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城破遂進攻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畧盡　十一月契丹

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己丑郭守文破契丹于唐河　時北鄙騷動帝憂之訪羣臣以邊事右拾遺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帝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為強盛侯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耶葢文景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内修政使不能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内無賢臣而致其來

朝者係於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契丹即強盛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火照甘泉之事乎亦在乎外任人内修德耳臣愚以為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幽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内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癸巳詔議北伐

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為契丹

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於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禮寨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浹旬必克山後八州閒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

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為言帝納之　八月尹繼倫大破契丹兵於徐河時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格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格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

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格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格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至道元年二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埒

克拉木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卿邀擊敗之於子河汊埒克拉木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浩里等德威僅以身免

夏四月契丹寇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汊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諜知愧忿將襲取承矩以雪耻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走

帝聞謂承矩輕佻生事罷之　十二月契丹韓德威謀知折御卿有疾遂帥衆犯邊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遣召之歸御

卿曰世受國恩邉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明日卒于師契丹兵亦退

西夏叛服 繼遷 德明

太祖建隆元年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入貢李氏自思恭歷唐末五代世有夏州周顯德中封彝興西平王至是加太尉

乾德五年李彝興卒子克睿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克睿卒子繼筠立

四年王師伐漢繼筠遣其將李光遠光憲率蕃漢兵渡河畧太原境以張軍勢

五年李繼筠卒弟繼捧立

七年五月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地繼捧自陳願居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緦麻已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併官其昆弟克信等十二人有差遂曲赦夏州管内以曹光實為四州都巡檢使　六月李繼遷叛走地斤澤繼遷繼捧族弟也時為管内都知蕃落使

居銀州聞朝使至遣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遂與其
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八年知夏州尹憲都巡檢曹光實襲繼遷破之斬首五
百級焚四百餘帳獲其母與妻繼遷遁去
雍熙二年二月繼遷陷銀州先是繼遷既敗轉徙無常
處復連娶豪族漸以彊大而西人以李氏世世著恩德往
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日
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遂與弟繼

冲赴夏州詐降誘殺曹光實于葭蘆川因襲據銀州復破會州焚城郭而去事聞朝廷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之　五月徵田仁朗還副將王侁擊繼遷走之初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裕木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

大兵臨之分遣强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樗蒲佚等因娸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為詞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為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佚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黨折羅遇麟州

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等遂舉所部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裕木遁去時詔郭守文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内附三年繼遷請降于契丹契丹册封為夏國王以義成公主妻之夏四月夏州安守中以衆三萬與繼遷戰于王亭鎮敗績繼遷追至城門而還

端拱元年五月復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遣之鎮帝

嘗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會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疑繼捧洩之乃出繼捧為崇信軍節度至是繼遷侵擾日甚諸將用兵無功帝從趙普計復命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厚賜而遣之以招繼遷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先是繼捧至夏州數月即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繼捧戰于

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繼捧乞濟師乃遣翟守素出兵援之守素至繼遷納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為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未幾繼遷復叛

五年春正月詔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李繼遷先是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繼遷遂率邊人四十二族冦掠環州邊將多為所敗久之繼遷欲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高文岯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繼遷

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朝廷乃命繼隆討之　三月乙亥李繼隆將兵入夏州時繼捧聞繼隆且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壁于野外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繼遷因襲繼捧營欲併其衆繼捧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之送汴繼遷遁去繼捧至京赦之封宥罪侯　夏四月甲申墮夏州城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

墮其城宰相吕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毎為闗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于銀綏是年繼遷復遣使貢馬謝罪

至道元年六月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駞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園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羗人敢敵否對曰羗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巨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帝留浦京師遣使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秋七月李繼遷寇清遠軍守將

張延擊敗之

二年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帝命白守榮等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為所奪帝怒命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璨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告急使為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自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

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保安軍奏獲繼遷母帝用寇準議且斬之吕端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祖曰願遺我一杯羮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况繼遷顯行悖逆之人哉斬之徒樹仇怨益堅其叛不若置延州善養視之以繫繼遷心帝從之　八月李繼隆率諸將進軍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

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苑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賊鋭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兵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徳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絶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賊見其師整不敢逼廷召等大小數十戰互有勝負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破賊

三年二月李繼遷遣使納款且求蕃任會帝崩太子初即位方在諒陰許之授繼遷充定難節度使且割夏綏銀宥静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繼遷尋遣弟瑗詣闕謝未幾復抄邊

真宗咸平五年三月李繼遷大合蕃部攻陷靈州繼遷改靈州為西平府居之先是帝以靈武事訪李至至言河湟之地羌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今靈州不可不棄若移朔方軍於環州保固邊境亦一時之權也帝

不決時繼遷抄掠益甚帝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畧使禦之齊賢亦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無益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舍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惟資西域西域既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如舍靈武復合為一夏賊桀黠俾諸

戎不得貨馬未知戰馬何從來三患也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絶域之外不築此二城為唇齒與捨靈武無異帝覽奏復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上疏引漢棄朱崖為喻請棄靈武守環慶與李至前議合輔臣復以靈州乃必争之地苟失之則縁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繼遷不死靈武終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

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會繼遷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繼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曹璨以蕃兵邀擊之稍稍斬獲而王超所將大軍卒不能進靈州遂陷知州事裴濟死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六年六月李繼遷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知州事衛居實出奇兵突戰繼遷拔營遁去　十月李繼遷轉攻西番取西涼府都首領巴喇濟僞降集六谷蕃部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死子德明立契丹封德明

為西平王時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已降詔慰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景德三年九月李德明奉表歸款復遣劉仁勗進誓表

十月授德明充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

如內地因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獻馳馬謝恩而已自是德明歲朝貢不絕

大中祥符三年夏州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九年德明表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漸乖盟約詔答之

乾興二年德明以兵攻麟州柔遠砦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為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備禦之是年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

仁宗天聖九年十月德明死子元昊立事見後

交州之變

太祖開寶六年五月交州丁璉入貢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承美執之置交州節度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將吳處玶

爭立權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玶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授璉靜海軍節度使封交阯郡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七月交州丁璉及其父部領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璿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别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

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為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為然以仁寶為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張濬崔亮劉澄賈湜王僎並為部署將兵討之全興濬亮由邕州澄湜僎由廉州進桓聞之乃遣使為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六年三月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

是知邕州侯仁寶率兵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黎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為所害會炎瘴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下獄尋棄市

八年春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來貢併上丁璿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璿為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奕世承襲載綿星紀一朝舍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宜遣璿母

子盡室入朝即降制授御節旄凡茲兩途爾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

雍熙三年以黎桓為靜海軍節度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不欲用兵許之丁氏由此遂滅四年復封桓為交阯郡王

真宗景德三年五月交州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欲伐喪令緣海安撫

使諭曉之龍廷復入貢後賜名至忠
大中祥符三年春交州大校李公蘊弑其主至忠自立
為留後遣使入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焉
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遂用桓故事封公蘊為交
阯郡王交州自公蘊後世修職貢不絕然數盜邊至其王
乾德遂大舉入寇神宗熙寧八年也時朝廷方議開疆
知桂州沈起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為保伍又於融州
強置城寨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為言罷起以知州劉彞

代之槩至奏罷廣南所屯北兵而用槍杖手分戍復聽
偏校言以為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盡遏
絕表疏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
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
起坐貶安置郢州除槩名
神宗熈寧九年春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
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
皆先死藏屍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

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　二月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時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令出兵欲相拯濟時相怒乃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為招討使將兵討之　卨言逵老於邊事願以為使而己副之故有是命　冬十月郭逵敗交阯兵于富良江初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

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遂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桄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乾德罪治沈起劉彝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陳邦瞻曰交州在宋世凡再叛初以侯仁寶後以沈起仁寶死起竄足為邊臣不務安輯而生事者之戒雖然交州小醜再勤王師卒無成功宋之

不振甚矣

蜀盜之平

太宗淳化四年春蜀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喜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小波因聚衆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令為爾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

兵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　十二月
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原玘射中小波
已而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
順為帥寇掠州縣陷邛州永康軍衆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後陷彭州遂攻成都
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
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刼州縣兩川大震帝議
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遣兵急討無致滋蔓帝從之

遣官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為峽路轉運使　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衆寇劍門上官正為劍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與之合迎擊賊衆斬馘幾盡餘衆三百分還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為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　李順圍梓州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即練士

辛募強勇為城守計輦綿州金帛以賞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至是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顒來援賊乃潰去　己亥王繼恩師至綿州賊潰走追殺其衆遂復綿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復閬巴蓬劍等州

五月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　辛未降成都府為益州　八

月甲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冦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辛丑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冦時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蕩平醜類

皆老師曠曰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計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三人皆有學行為鄉里所稱遂敦

勉就舉士由是知勸民有諜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以示之蜀人刻爲戒民習風俗爲之敦厚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錯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餘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了吾無憂矣　癸卯以叅知政事趙昌言爲川峽都部署時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

知帝指即前畫攻守之策帝喜命昌言帥蜀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重兵尋罷知鳳翔府 上官正復雲安軍先是張餘賊衆攻䕫州白繼贇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正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為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於雲安軍復其城

至道元年二月丙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先是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邛等州帝以

蜀盜漸平下詔罪己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搉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念玆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貳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為軍士所獲　是年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為四川招安使蜀寇悉平後數年復有王均之變

真宗咸平三年春正月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為首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

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至是兵馬鈐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于東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敝不等均衆由是憝憤而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為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鬬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

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為亂盍往招安之叛卒見均即擁之為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鍇為謀主均帥衆攻陷漢州進攻綿州不克直趨劍州為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時幸河朔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為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隷焉 時知蜀州楊懷忠聞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入益

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南十五里砦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門自固　二月癸亥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張思鈞已克漢州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　丁卯王均開城門偽遁雷有終等帥兵入城號令不肅官軍競剽掠賊閉關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為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

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爲賊黨追殺或因縶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　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騎走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有終命爲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

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氈秉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砦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與其黨二萬人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明日執嘗受偽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寃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己丑有終遣楊懐忠追均至富順及之大敗其衆遂入城均縊死懐忠取均首及僭偽法物降其黨六千人詔進有終懐忠等

秩流牛晃僉州張適連州

四年十二月丁未詔蜀賊既平除追捕亡命餘詿誤之民並釋不問訛言動衆者有司斬以聞

六年冬十月復以張詠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轉運使黄觀上其治狀下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帝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是時内地亦多寇盗濮州賊夜入城掠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家王禹偁時守黄州上疏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

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為强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為重鎮乃與

滁州無畀甞出鍍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㲉弩張弓十損四五葢不敢擅自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黄州城池器械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為災盜賊竊發雖思備禦何以支吾葢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頹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神斷許諸郡酌

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閲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矣按禹偁此疏深切時弊故附見於此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



總校官編修 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 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 臣張龍圻